

荒诞离奇、真实写照

贪污受贿 违法犯罪 劫官敛财 罪恶勾当 寻欢作乐 走向覆灭

“双规”

贾臻文◎著



作家出版社

“双规”

贾臻文◎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双规” / 贾臻文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063-7854-3

I. ①双…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50433号

“双规”

作 者: 贾臻文

特约编辑: 邓永标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百丰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215 千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854-3

定 价: 2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夜，死一般的寂静，没有风，没有月光，没有虫鸣，漆黑一片。湖水平如镜，一丝波纹也没有。树枝像上了冻一样，一动也不动地直挺挺地立着。远处的山黑黑地高耸着，像是哨兵盯着这栋房子和房间里的人，要不是房间里点着一千瓦的灯，实在地狱般的可怕。

已是深夜 12 点半了。施小潭独自一人坐在床上，仿佛听见自己打鼓般的心跳声。他到莲花山“双规”点上已经两天了。他觉得时间像凝固了一样，这两天比两年还难熬。心越急，时间过得越慢，就像给婴幼儿挂吊针，半天才滴一滴，几个小时过去了，瓶里药水还那么多。这两天每日三餐除看守的武警送饭外，未见到任何办案人员同他谈话或交代什么。他平时在单位整天风风火火地忙工作，每天忙到深夜。早晨又要按时上班，欠的是瞌睡，好不容易在这里休闲几天，补补瞌睡，但又死活睡不着。他已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皮，头是昏的，心是慌的，胳膊是麻的，腿是软的，眼睛是红的，鼻子是酸的，浑身是肿的。人啊，经不起折腾。好端端的一个汉子，仅两天两夜就折磨成这个样子了。这还是个开头哩，以后的日子更长哩，更难熬哩！记得市纪委一室的胡主任将他弄来后，只给他说了一句“你要如实交代”后，就一直将自己晾着。交代什么呢？都交代吧，他担心性命难保；不交代吧，肯定无法过关；交代一部分吧，又怕与纪委掌握的不一致，深挖起来更难受。纪委的人，他是知道的，个个板着脸，看见他们就烦。他还知道，这些人个

个心狠手辣，为了“进步”，他们对“双规”对象穷追猛打，不厌其烦地深挖细找，不惜一切地查找证据，不择手段地威胁利诱。为什么？挖出大贪污犯来，他们有功劳啊，可以提拔啊。典型地踏着别人肩膀往上的家伙！他想起了前几天收到一个短信，说“你再和我女朋友胡来，小心你的狗命”。他看了短信后想了许久，心里忐忑不安，有些后怕，便给司机讲了。司机不假思索地说：“这还不容易，您不再和他女朋友接触不就完了呗！”他苦笑地点了点头，但心里嘀咕着，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发短信的人没落款啊，是谁发的呢？今天又碰到这个鬼问题——交代什么呢！一千瓦的日光灯像钟馗鼓着青蛙般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他想关掉，可开关在外面，门是锁着的。外面有武警站岗，他无法出门。房间里空荡荡的，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着一支笔和一沓材料纸。房间四周全是海绵和白色金丝绒布装饰的墙壁，他分析可能是担心专案对象寻短见撞墙吧，要不卫生间的毛巾怎么只有 30 多厘米长呢，也可能是担心用长毛巾吊颈呢。还有窗户，虽可打开，但已安装铁丝网，防人跳楼。房顶角上和卫生间都装了摄像头，他甚至洗澡时不敢脱裤子。这纪委做的绝啊！桌子上方的墙上赫然写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八个大字。这几个字他平时看见倒没什么特殊感觉，可现在看，每个字都像一把钢刀刺心的痛。他在床上躺了一会，觉得床上垫的不是棉絮，而是针毡。他起身在房间踱着步子，房间就那么 10 来平方米，床一放，踱步的空间就那么一点点。他像动物园里关在铁笼子的棕熊，只能在里面转转，迈不开步子。人啊，心一空虚就想入非非，他开始怀疑前妻，可能是她举报的，但马上自我否定了，前妻是个非常善良的大好人，她不会，绝对不会。他是去年和他前妻协议离婚的，当时双方商定，他给前妻 800 万元，另给前妻的弟弟买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和一台宝马轿车，前妻离婚不离家，同意他与他的情人王霞正式办理结婚手续。这样对内仍是老婆，对外不张扬，法律上站得住脚，既达到他再婚的目的，又保住了前妻面子。他想打个电话叫妻弟林石头帮忙打听一下，并下意识地在两边裤子口袋里摸了摸。哦，他记起来了，手机早被纪委没收了。他又想起小老婆王霞，这一坐牢，

她怎么办啊！她太年轻了，今年才 28 岁，又是名牌大学硕士，现在有身孕了，她如果知道自己被“双规”了，精神上怎么受得了啊！他开始后悔和无情地责备自己怎么连个存折都没给她一个呢？还有放在鱼池底下用塑料布包着的那 800 多万元现金也没来得及告诉她，除了给她一套房子和一辆奔驰 600 的小车外，她是一无所有啊！她从大学毕业就将青春交给了我，除了看重自己的权力和金钱外，还有什么呢？他想着想着，眼泪夺眶而出……

这天晚上，莲花山“双规”点上专案组的四位办案人员正在办公室看一部录像片，他们准备先看完录像后，再研究明天审查专案对象的攻坚方案。材料员阮艳霞打开电脑，将录像机连接上，荧光屏上立即出现了画面：只见一辆黑色奥迪径直驶向霓虹灯闪烁的“人间天堂洗浴中心”。中心老总早在门口迎接。轿车停下后，一个中年男子打开车门，下车后又转身用遥控将车锁上。洗浴中心老总迎上前去与该男子握了握手，转身对两个身穿三点式的小姐说：“17 号、18 号，你们两个将施老板引到贵宾室去。”随后又补充说：“将施老板服务好，到时我奖励你们。”17 号、18 号两个小姐战士般地回答：“是，请老总放心！”

这个施老板就是江阳市国土局局长施小潭，今年 48 岁，经常光顾人间天堂，因担心暴露身份，故叮嘱这里老总，对员工一律称他为老板。他原来不会开车，总叫司机送，后来看见市里领导都学了驾照，晚上因私出去都是自己开车，他羡慕不已。其实领导学开车，也是逼出来的。以前领导不会开车时，司机知道领导的许多隐私。这些专车司机利用掌握的把柄当作资本，有时与领导叫板，搞得领导很被动。所以很多领导担心司机知道情况多了在外面撮乱子，几年换个司机。为了堵住司机的嘴，专车司机下来后都要给他们点好处，不是转干就是提拔，这已经成了潜规则。如果司机得了好处，还讲领导坏话，那就是忘恩负义，品德问题。施小潭当了十年局长就换了三个司机，而且每个司机都转干当了副科长。他烦死了，其中有个司机经常迟到不按时出车。有次市里开会，因司机起床晚了几分钟迟到了，到会场遇到市领导很不好意思。由于司机了解他的一些隐私又不敢批评，火烧乌龟内面

疼。无奈只好将他提干后安排到局行政处打杂去了。所以，施小潭发奋学车。现在施小潭自己开车，他感到特别轻松，像小偷摆脱了跟踪的警察那样地轻松自由。

两个小姐一边一个挽着施老板，嗲声嗲气地说：“施老板，想死你了，你怎么一个星期都没来啊！”另一个小姐亲了施的脸一口后，翘着嘴巴说：“你脸上有香味，快交代，同哪个小姐玩过？”施说：“忙呀！现在业务忙啊！”他边说边用右手摸脸上，他警惕性很高，担心小姐的口红留在脸上闹出麻烦。

进贵宾室后，17号小姐到浴室调水温，18号小姐忙着帮施老板脱衣服，指着施滚圆的肚子说：“你看你的肚子，比孕妇的还大，以后少吃些山珍海味！”施双手拍了拍自己的肚皮，自嘲地说：“有板眼的人将别人的肚子搞大，没板眼的人将自己的肚子搞大呀！”“坏蛋！”18号小姐撒娇地拍了一下施老板屁股说：“水温调好了，快进去洗吧。”随后两位小姐也脱光了衣服，将施老板扶上水台，正反洗着。

专案组组长（一室主任）郭三毛指着电脑里躺在水台上的施小潭对材料员阮艳霞说：“小阮，你看到没有，为什么施小潭趴着洗的时候将屁股躬着？”小阮用手拍了一下郭三毛的两腿中间说：“这还用说，老二起床了呗！”专案组副组长（一室副主任）胡大炮已将两手伸进了记录员潘小香的胸部，小潘的头歪在胡大炮的胸前，两人触景生情，甜蜜地享受着。

两位小姐将施小潭身上的水擦干后，扶到床上开始龙腾虎跃起来，她们使出全身解数，施老板的那个东西仍直挺挺地竖着。17号抹了一下脸上的汗说：“你今天肯定吃了药的。”18号说：“按劳付酬，你今天要多奖励我们！”“好，好，每人5000，应该可以吧？”两位小姐听了这话，像打了兴奋剂一样高兴起来，说：“好，今天我们俩轮番上，以柔克刚……”

办公室只剩下郭三毛和阮艳霞在看录像，不知什么时候胡大炮和潘小香出去了。郭三毛说：“小阮，将录像关掉，不看了，有这个录像就够了，不怕他不老实交代。”



莲花山位于江阳市中心城区往南 30 公里的郊县，崇山峻岭中建有大型水库，水库很大，一望无边，当地群众称莲花湖。由于远离城市，没有工业污染，湖水清澈见底。莲花山地处江南，属亚热带地区，雨水充足、土地肥沃，山上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土壤，非常适合植物生长，所以漫山遍野长着苍松翠竹。特别是每年春天，各种颜色的杜鹃花点缀其中，油画般美丽。到了秋天，层林尽染，鱼翔浅底，脚下山恋倒影，头上白云蓝天，山水间百鸟纷飞，宛如人间仙境，清新、悠然。这里真可谓气候宜人，环境优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市纪委因办案需要，在这里建了两栋楼房，一栋是“双规楼”，6 层，70 个房间，供“双规”对象住，另一栋是综合楼，4 层，供纪委办案人员办公和食宿用。当时在这里建办案基地，主要基于两点：一是远离市区，地理位置偏僻，可以有效地切断“双规”对象与外界的联系，避免人为干扰。二是环境好，美丽、安静。但经过几年的实践，发现也有问题。主要是请示汇报不方便，再加上一个案件办下来，有的几个月，有的甚至一年多，办案人员无法长期照顾家里。特别是年轻人，老婆、孩子长年累月无法顾及，小孩学习无人辅导，生病老人无人照料，十分不便。所以，又在市区建了一栋综合楼。综合楼竖起后，将纪委干部培训、内部开会和办案结合起来，方便多了。故将莲花山办案基地的两栋房产交给了市国资委，国资委又租给了市旅游局作为风景游览区开发经营。

莲花山虽然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但确实地点较偏，周围各种服务设施没到位，加上海拔较高，1100 多米。夏天避暑可以，一进入深秋季节，北风呼啸，秋雨绵绵，气温骤降。城里人还在睡凉席，那里就开始盖棉被了。到了冬天，大雪封山，除冷以外，交通也极不方便，哪有人拿钱到这里遭罪受呢！所以旅游局经营了几年，年年亏损，留了几个人看守房子，将大部队撤走了。这情况被郭三毛得知后，即邀请胡大炮，杨吹吹商量，准备成立一家“山寨纪委”（对外称“莲花山旅游公司”）将莲花山办案基地——“双规楼”承租下来，搞民办“双规”点。

郭三毛何许人也？此人瘦高个子，刀削脸，稀眉细眼，一嘴黄牙，工于心计，非常狡猾，今年 42 岁，1986 年江阳建筑材料学院工民建专业毕业后，分配在江阳市建筑设计院工作，市纪委建莲花山“双规楼”时，将其借到纪委帮忙负责基建。基建结束后，纪委认为这个小伙子比较聪明，又懂业务，便留下来安排在机关后勤处，负责莲花山“双规楼”的物业管理，级别定为正科级。后来发现他在购买“双规楼”中央空调时，虚报冒领，开假发票，纪委将他开除了。这家伙非常机灵，他见现在各级纪委非常吃香，所有贪官都怕纪委，如以纪委办专案的名义骗贪官的钱，还不一骗一个准？于是，他召集胡大炮、杨吹吹二人开会，商量成立“纪委”的事。胡大炮原是农村建筑队民工，38 岁，络腮胡子，膀大腰圆，性格粗鲁，心狠手辣，头脑简单，办事不计后果，可在“纪委”充当打手。杨吹吹今年 36 岁，个子比较瘦小，白白净净，高中文化，搞传销出身，薄薄的嘴皮，能说会道，善于攻心。两人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办起案来，不怕贪官不交代。会上，郭三毛谈了自己的想法：“两位弟兄，我萌发了一个想法，不知大家意下如何？”郭三毛故意不直说，留点悬念。胡大炮性急催着说：“哎，我说老兄啊，有话说，有屁放，卖什么关子，快说出来我们听听。”杨吹吹说：“郭大哥，你是我们的头，你指向哪里我们打向哪里，有事情只管吩咐。”郭三毛说：“我想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成立一个莲花山旅游公司，以这个名义注册登记。公司成立后，不搞旅游，专营劫官敛财业务。”胡大炮说：“大哥，有话直说好不好，成立旅

游公司不搞旅游，怎么劫官敛财啊？”杨吹吹拉了一下胡大炮的膀子说：“老兄啊，别急，听大哥把话说完。”郭三毛继续说：“你们看，现在贪官多得很，报纸上经常报道，小偷偷出贪官，地震震出贪官，楼房塌出贪官，桥梁断出贪官，矿难难出贪官，大火烧出贪官，嫖妓牵出贪官，二奶咬出贪官，老婆供出贪官，骗子骗出贪官，网络搜出贪官，假干部带出贪官，你们说贪官多不多？我在纪委干过，这些贪官最怕纪委，如果我们成立一个‘山寨纪委’，搞几个贪官‘双规’一下，一年不搞个千把万才怪哩！”“好，好主意，搞这笔生意纯赚不赔，搞到钱了你们郭大哥分四成，我和杨小弟各三成。”胡大炮立即表态赞许。“这个主意好，我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重庆某局长被假纪检干部带去‘双规’，不到一天就交代了84万。可惜他们手段不高明，最后暴露了没得逞。”杨吹吹说。郭三毛说：“我已经找人刻了公章，一枚是‘中共江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枚是‘中共江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审理室’。”他接着解释说：“‘第一审理室’，也叫‘纪委一室’。纪委一室是干什么的，你们知不知道？是办大案要案的。这个室在纪委最有权威。只要是‘第一审理室’受理的案件，不判十年也要判八年。贪官最怕这个审理室。”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包包里拿出一本材料纸给大家看：“你们看，材料纸也印好了，上面都印了纪委的名字。”胡大炮从郭三毛手中拿过材料纸高兴地递给杨吹吹说：“这个主意好是好，但需有个场地。要不，抓来贪官关在哪里呀？”“对，我今天就是请二位来商量租用场地的事。”郭三毛接着讲：“莲花山‘双规楼’原是纪委办案点，各种设备齐全，后来因离市区太远，搬到市里去了。那里有两栋房子交给了市国资委，市国资委又将房子租给了市旅游局，市旅游局做亏了，人都撤走了。现在房子空着，每年租金50万。我们将它租下来不就得了吗？”“好！市国资委的杨主任六几年在我们村里当过三年下放知青。我妈认识他，我去找他。说我妈的名字，他保证接待。叫他找关系将莲花山租给我们。”胡大炮说。“不行，我们不能直接找市国资委租房子，这样目标太大。我建议以莲花山旅游公司的名义找旅游局，叫他们转租给我们，我们每年给他们一定的手续费。这样房子还是旅

旅游局租着，国资委放心，对下是我们经营，神不知鬼不觉。”杨吹吹不愧是摇鹅毛扇的，说的句句在理。“对，这个建议很好，我们多出几个钱从市旅游局租过来，他们给国资委每年50万的租金，我们给旅游局60万。每年多10万的租金，小意思，半个贪官就搞回来了。”杨吹吹补充说：“先找旅游局长，如不行，再叫胡大炮找国资委杨主任给旅游局打招呼。”“好！老子负责抓人，拿着纪委的信笺纸写的通知，叫那些贪官老老实实跟我走。”胡大炮摩拳擦掌，手开始痒了。“你这小子，就是稳不住神。你要知道，你已经是纪委干部了，还那么个鸟素质怎么行啊！”杨吹吹打了胡大炮一巴掌继续说：“你他妈的上次要不是我找派出所帮忙，早把你关到号子里去了。”

胡大炮三十多岁了，还没结婚。在建筑队当民工时，几个钱赌博都输了，晚上没钱洗桑拿，就藏在大学旁边树林里见了女学生就强奸。这女学生也怪，个个被强奸后提着裤子就走人，没有一个主动报案的。他正是掌握了女孩害羞和虚荣心理，屡屡得逞，且胆子越来越大。有一次，他见建筑队的经理出差了，准备与经理的情人鬼混，被副经理发现了。经理的情人为挽回自己的面子，向派出所报了案。好在派出所的所长是杨吹吹的同学，经过说情、送礼才将他放出来。所以杨吹吹警告他，要他遇事谨慎一点，不得胡来。胡大炮不服气，争辩道：“怕什么，贪官像女大学生一样，碍面子，就算搞狠一点，他也不会报案，你看贪官家里被小偷一偷几十万，他敢报案吗？偷了白偷，不偷白不偷。”“抓错了怎么办？”杨吹吹反问。“现在社会上流传的顺口溜你知道吗，别人说‘坐的官蛋蛋，隔着玻璃看，不论官大小，八九是贪官，先枪毙后立案，保证不出冤假错案’。”（注：有的领导干部公车挂的公安牌照，车牌前面为“O”，人们称“O”为蛋）胡大炮振振有词地反驳道。

别看胡大炮瞎放炮，但有时放得很准，像弹道导弹，精确度很高。

郭三毛制止两人的争论说：“我看莲花山最理想，因为这里原来是市纪委的办案点，群众不知道纪委已经搬走了，我们在这里也是办案，别人不会怀疑。”

“对，我也觉得这里最理想。”杨吹吹补充说，“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怕沾纪委的边，省得惹麻烦。我们在入口处竖一个‘市纪委办案基地，闲人不得进入’的牌子，保证没一个人敢进来。”

“对，派两个身穿武警制服的保安站岗更安全。”胡大炮说。

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张一嘴李一舌讨论了一番，一个“山寨纪委”的完整方案就出来了，由郭三毛任“江阳市纪委一室主任”，杨吹吹和胡大炮任“副主任”。最后郭三毛总结说：“今天就研究到这里，我们明天找市旅游局去。”

二

今天晚上是杨吹吹值班，他没参加郭三毛他们看施小潭的录像。他和一名“武警战士”在监控室里观察施小潭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他发现施小潭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坐立不安，几个钟头抽了两包烟，有时捶胸顿足，有时以泪洗面，行为反复无常。杨吹吹指着监控录像对身边的“武警战士”小尤高兴地说：“你看他的表情和表现，条件基本成熟了，像成熟的桃子软了。明天保准刺刀见红。”“是啊，我看他精神崩溃了。”小尤说完后似乎不太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这么快就崩溃，便问杨吹吹：“杨主任，施小潭只两天两晚上没睡觉就瘫了，为什么煤矿透水后，工人们在井下七天七夜不睡觉、汶川地震压在水泥板子下的人也是几天几夜不睡觉，怎么没像他这样崩溃呢？”“傻小子，你不懂，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精神支柱来自希望，有了希望才有力量。你看一个患癌症的人，在医院没有告诉他真正病情时，有说有笑，好好的，一旦知道自己得的是癌症，便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马上就瘫了，过不了几天就死了。所以希望就是力量，失望导致死亡。煤矿工人在井下、地震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人都有求生的欲望，他们知道有人来救他，对生存充满希望，所以能坚持下来，懂吗？”“哦！怪不得有首歌叫《希望的田野上》，原来有希望就有坚持、有信心、有力量。”小尤仿佛又增长了不少知识。

根据分工，杨吹吹主审施小潭，他明天就要和施小潭正面交锋了。他考

虑了四套方案：一是正面进攻，交代政策，讲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现在的党政干部，没有经过严峻的战争考验，平时在位时，神气五阴六阳的，夸夸其谈，一套一套，一遇到这种情况就六神无主，恨不得连肠子肚子一起吐出来。有的为了争取从宽处理，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也交代出来，如有几个情人啊，在哪里嫖过娼啊，给二奶买房子啊，全交代出来，增加办案人员好多麻烦。其实这些问题与犯罪是两码事，即使调查清楚了，也不能给他多定罪，纪委的办案人员最烦这种人，也最鄙视这种人，没有一点骨气。施小潭是不是这种人呢？不管是不是，政策总是要讲的，关键看他的态度。第二个方案就是适当给压力，逼他就范，如24小时轮流车战，通宵强光照射，不准抽烟等，这种办法一般人两三天就可以，四五天绝对受不了。人的大脑如电脑，不能长期不休息，时间一长，机器就发热，程序就乱套，嘴里就乱说，一般人都过不了这一关。第三种方案是抛出点线索，打消他的侥幸心理。我们已经拍摄到他在人间天堂嫖娼的录像，适当的时候放一段给他看，证明我们掌握了他的某些证据，不是无的放矢。他有个省委党校的同学叫易永浪，现在是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与他来往密切，要打消他寄希望于这个副书记身上的念头。讲成克杰、陈良宇、姬胜德的例子给他听。他们该有后台吧？怎么样呢，还不是杀的杀了，判的判了。如这些办法还不行，就叫胡大炮搞武的，那家伙拳打脚踢一套一套的，不打头和四肢，专打躯干，打成重伤，让他有苦说不出。这是最后一招，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绝招。

郭三毛和阮艳霞关了电视，准备回房间休息。他们路过胡大炮房间时只听见里面有节奏地响着类似拍巴掌的声音和女人的哀叫声。不用说，这两个家伙已经开始战斗了。郭三毛拍了拍胡大炮的房门，大声说：“伙计啊！有种的去玩‘双飞燕’去，单挑不算好汉。”“别干扰我们，我的炮弹已上膛，马上就开炮了，请你们注意安全。”胡大炮答道。阮艳霞接着说：“潘妖精，克制点，别吵得我们睡不着。”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小阮还想贴着房门听听，被郭三毛拉走：“我们快睡，让他们魂飞魄散去。”

郭三毛没有回自己房间，他随小阮一起进了她的房间。小阮因例假来了，死活不让他进房，推也推不出去。郭三毛力气大，推不动，只好让他进了房。洗完澡后，阮艳霞感到身心疲惫，倒下床就想睡。而郭三毛死缠活缠地要和小阮来一次。无奈，小阮下床从卫生间里拿了自己丢在渣子桶里的红彤彤的卫生带向郭求饶说：“郭主任，你看，今晚实在不行，过几天我一定让你补回来。”郭见状便说：“我的好姐姐，帮帮忙吧！”

阮艳霞是郭三毛的小老乡，都是湖南益阳人。中国有句老话。益阳出美女，这话一点不假。小阮高三时，不仅亭亭玉立，而且会写一手好诗。她特别擅长写爱情诗，有几首诗歌在省级《诗刊》上发表过，连教她的语文老师都赞叹不已。这天教她语文的向老师在办公室打开《诗刊》杂志，一字一句仔细琢磨着：“春风啊，你像一个八尺靓仔，抑或是个美丽的姑娘。桃李被你撩得心花怒放，杨柳见你春心荡漾，鸟儿被你吹得魂不守舍，绿草向你倾吐着醉人的芳香。春风啊，是你送来了晶莹的甘露，温柔的阳光，清新的空气，万物的希望。春风为什么这么美好？啊，我明白了，因为风的前面有个‘春’。”

向老师是师大毕业，是这所中学从教多年的语文老师，今年40岁。他从教近二十年，从未见到像阮艳霞这样才貌双全的学生。她已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鸭蛋脸，高高的鼻梁，嘴边两个圆圆的酒窝，醉人的魅力。柳叶眉下两只水汪汪的大眼，梳着蓬松的马尾辫，身高一米六几，胸部微微突起，穿的一身衣服虽然不那么时尚，但很得体。如果稍加打扮，准能与宋祖英、倪萍和巩俐她们媲美。这个学生性格活泼，会唱会跳，是班里文娱委员。浑身散发着诱人的青春活力。她像一朵鲜艳的花朵，引来无数的蜜蜂。不仅全校的男生喜欢她，连上了年纪的男老师看她一眼，也莫名其妙地觉得幸福。向老师看完阮艳霞《颂春》后，已是下午5点半，学校快放学了。他叫艳霞放学后不要走了，到办公室有事找她……

一个好端端的女孩硬是被这个“为人师表”的向老师糟蹋了。据说阮艳霞怀孕后，被家长告发，向被判了刑，活该！

郭三毛的那股祸水被阮艳霞用手弄出来后，觉得再和她睡一个床上已没有意义，便回自己房间呼呼啦啦的睡起大觉来。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好梦。他梦见施小潭主动交代了全部罪行，并表示主动将 800 多万的赃款全部上交纪委，还磕头谢恩地要求组织从宽处理。

三

市旅游局在市政府办公厅北面不远的地方，是一栋 19 层的高楼。上面 11 层是机关干部住宅，下面 8 层办公。据说当时设计的是 18 层，局长施得贵坚决不同意，说 18 层不吉利，有 18 层地狱之嫌。“8”的谐音是“发”，车牌的尾号是“8”的最好，后面两个“8”更好，三个“8”是特好，这类好号一般不发，都是拍卖或给领导和关系户。商店开业，大型工程奠基典礼都选择与“8”有关的日子，如 8 日，18 日，28 日等。建房子除 18 外，28，38，48 都可以。这是中国人的风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正如外国人忌讳“5”或“13”一样。

局会议室在 5 楼，今天正在开全体机关干部大会，由局长施得贵传达省纪委关于“加大反腐力度，全民动员倡廉”的会议精神，局办公楼大门关着，但未上锁，大厅坐着一个人值班。大门上面贴了一张告示：“今天上午机关大会，有事下午联系。”郭三毛和胡大炮到旅游局时，正好赶上局里开大会，关门谢客。政府机关经常这样：今天“上午学习，停止办公”，明天下午“传达文件，暂停办公”，后天上午“练集体操，有事下午来”……多得很。所以，你找政府办事，得碰机会。“人民政府不是为人民吗？”这你就外行了，一点哲学头脑也没有。不学好政治，不学好政策，不学好雷锋，不练好身体，怎么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呀？“台上一分钟，台下千日功”，“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个特权只有政府机关才有，商店不行，工厂不行，企业不行。为什